

電影劇本叢書

瑪 申 卡

格布里羅維奇著



藝 術 出 版 社

電影劇本叢書

電影藝術攝譯社編

瑪 申 卡

E·格布里羅維奇著

田 大 畏 譯

藝 術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瑪 申 卡

E·格布里羅維奇著

田 大 畏 譯

電影藝術編譯社編

*

藝 術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八號)

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書號：(74) 字數：70千

開本 31"×43" 1/32 印張 $3\frac{7}{8}$ 插頁2

一九五六年二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3000 3500

定價 1.6 / 0.36元

Е. ГАБРИЛОВИЧ
МАШЕНЬКА

譯自 ИЗБРАННЫЕ СЦЕНА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
КИНО ТОМ 4 (ГОСКИНОИЗДАТ, МОСКВА. 1951)

內 容 說 明

这个剧本以苏芬战争前夕为背景，描寫了一个女孩子的恋爱故事。通过这个故事，說明了新的苏維埃人的高贵品質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偉大力量。苏維埃的现实教育出了年輕的一代，使他們能嚴肅地、正確地对待生活。瑪申卡是一个真誠、熱情、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女孩子。爱情、对同志的關懷、对祖國的挚爱和对工作的積極負責，在她身上是完全統一起来的。当她以青年人的熱情爱上一个有缺點的人時，她就以自己的全部道德力量，忍受了最大的痛苦，帮助所爱的人走上正路，使他終於成为一个捍衛社会主义祖國的战士。这个剧本塑造出了一个熱愛生活的活生生的苏維埃少女的典型性格。

南方。春天。一座沿海城市。傍晚。向窗外望去，是灯火通明的港口。邮电分局。它設在海港碼頭辦公樓的第二層。三个小窗口，寫着：「郵政」、「電報」、「長途電話」。窗口外面擠着許多人。

在這幾個窗口裏面辦公的三个姑娘，熱心而迅速地工作着。小硬幣清脆的响声，沙沙的寫字声，短促的對話声。時而听到坐在長途電話交換台前面的那个姑娘的声音：

「羅斯托夫，羅斯托夫！你是羅斯托夫嗎？新涅里尼科沃？我不要新涅里尼科沃。羅斯托夫！羅斯托夫嗎？」

辦理電報的姑娘，手裏拿着鋼筆，一邊數着電報稿紙上寫的字數，一邊暗自唸着電文：

「『西紅柿一百三十噸、白菜六十五噸已發運。候款寄艾里多拉多飯店。奧斯米尔金。』四盧布二十五戈比。給你收据。下一个！『爱你，想你，吻你。』一盧布二十五。請填

上回电地址。下一个……」

旁边，第二个窗口裏面，售賣郵票、辦理掛号信的那位姑娘流利地說着：

「三十戈比的郵票七張，二十的兩張……您給了三十五盧布……」她回頭對辦理電報的姑娘說：「瑪申卡●，換三十盧布的零錢。」

「馬上給你，克拉瓦。」

三声汽笛。傳來送別乘客的華爾茲舞曲。船離開了碼頭。不一會，舷窗裏透出的點點光亮已經到了海灣的中央。光亮浮動着，遠去了。碼頭冷寂下來。

寫着「郵政」、「電報」、「長途電話」的窗口外面也沒有了人影。三個姑娘仍舊守着辦公桌，數錢、核對收據。

克拉瓦一邊撥着算盤珠子，一邊对大家講：

「就是昨兒個……我們倆吃完了冰激凌，正朝海邊走的時候，忽然，丫頭們哪，听啊……柯甲●就挎住我的胳膊……維拉，你听着沒有？」

「听着哪，」維拉，就是在長途台工作的那一個，應了一聲。她長得挺漂亮。「柯甲就挎住你的胳膊……」

「你往下听啊，」克拉瓦激動地說。「挎住胳膊，就說：克拉瓦！……」

她頓住了，手裏拿着鉛筆，兩眼幻想地盯着牆壁。

「後來呢？」維拉和瑪莎齊聲問。

「後來，就再也沒有說什麼啦，」克拉瓦伤心地結束。「後來又談起巴爾幹問題。」
三个人都大笑起來。

「這叫什麼男人，」維拉說，「都五個月了，光扯些問題，別的什麼也不會說了！」
「那又有什麼？」克拉瓦慚气了。「我愛談嚴肅的事情。我的目標你又不是不知道；我不追求什麼溫情纏綿。柯甲很好，就是太胆怯。」

「胆怯！」維拉揚聲說。「如果他胆怯，你就該逗他呀。對他說：柯甲，我早看出來你愛我，為什麼不肯講？」

「就這麼說？」

「就這麼說。」

三个人同時霹靂啪啦地打起算盤來了。

「要是我，一輩子也不會說这样的话。」瑪莎驕傲地仰身靠到椅背上。

● 瑪莎、瑪申卡、瑪施卡、瑪舒哈等都是瑪麗亞的愛稱。——譯者
● 柯甲是尼柯基姆的愛稱。——譯者

「哼，你呀，教授，別說了！」克拉瓦指點了一句。「對於男人你懂得什麼？連舞會上你都光跟女孩子們跳！」

「那又怎麼樣？」瑪莎毫不妥協。「各人的興趣不同。柯甲這樣嚴肅，我恰巧覺得很好。」
「噫，老天爺！」維拉說。「你那未來的情人，我已經絲毫都不羨慕了！你們倆保準除了政治，什麼也不談。」

「我們就是要這樣！」瑪莎惱了。

「好美妙的風情……能把人悶死！」

「你还是別說的好，瑪施卡，」克拉瓦說，「維拉說得對，這種事你真的一丁點兒也不懂。」

「不，說真的，」維拉打探瑪莎的心思，「如果你是克拉瓦，你會怎麼跟他說？」

「我會說……」瑪莎丟開算盤，思索。「我會說……」

警報呼嘯着，電燈熄滅了。在一盞罩燈的暗淡的光亮裏，克拉瓦和瑪莎放下木製的百葉窗簾。

瑪莎迅速地從抽屜裏取出防毒面具，边走边戴，喊着：

「姑娘們！防空演習！解除警報之前不放外人出去！」

警報器不停地呼嘯着。全市一片黑暗。只有探照燈的光芒劃過夜空，彼此交叉着，像是長劍的寒鋒。一輛消防汽車在死寂無人的街道上疾馳而過，隱沒在拐角處。遠方傳來嗡嗡的飛機聲。幾個戴防毒面具的人用担架抬着一個人走過去。

大街十字路口停着一輛「塔克西」●，是一輛敞篷的小「嘎斯」●。司機正有興致地瞧着周圍的忙亂。

救護車响着喇叭開過去。探照燈的光芒逮牢了一架飛機，那飛機活像一隻白色的蒼蠅，在淡藍色的光輝裏閃閃發亮……

三個戴防毒面具的人——兩個大个子，一個矮小些——出現在司機背後。那個矮一點的碰碰他的肩膀，發出少女的清脆的聲音：

「同志，這兒是染毒地帶。您已經假設中毒了。上担架吧！」
司機由於意外，甚至哆嗦了一下。

●「塔克西」即出租汽車。——譯者

●「嘎斯」車是蘇聯莫洛托夫汽車製造廠生產的汽車。——譯者

「好吧，我走開，」他和和氣氣地說。

可是姑娘的聲音命令：

「您已經假設中毒了。蘇捷金，抬他！」

蘇捷金和他的伙伴，一對精壯的青年，二話不講，拽住司機就按倒在担架上。

「噯，同志們，」司機抗議，「我還有車呢！」

「不會有人動你的車。」

他被抬着走了。

司機咳嗽歎氣，掏出紙煙，點着了火，打趣地說：

「現在該把我怎麼辦了？」

「給你洗個澡，像洗娃娃似的！」蘇捷金應聲。

司機吓得爬起來，坐在担架上，把兩條長腿搭拉在下面：

「噯，伙計，算了吧，別出洋相了！听我說，女公民！……」

「蘇捷金，帶子！」又听到姑娘的聲音。

「好吧！捆吧！死嘍！」司機無望地甩了一下胳膊，直挺挺地躺倒在担架上。

國防航空化學建設後援會值班站。繁忙，活躍。

苏捷金和他的伙伴抬着司机進來，把担架放在地上。

姑娘生硬地对司机說：

「起來，同志！」說着便取下防毒面具。这人就是瑪莎。

「波里亞大嬖，勞駕請医生來！」她叫住过路的護士。

「馬上就去。」

瑪莎又回头看看担架，那个司机还躺着不動。

「您躺着幹什麼，同志？」瑪莎有點詫異地說。「爬起來，我們要担架。」

「這可不行，」司机搖頭，「死了就是死了！」說完更舒貼地癱在担架上。

瑪莎束手無策地向四面張望。医生來了。

「軍医同志！」她報告。「在染毒地區找到一個中毒的。可是，您瞧，他不肯起來。」

「送洗滌室！」医生說。

「軍医同志！」司机蹦起來，像被什麼東西螫了一口似的。「我是『塔克西』司机。」

我有車子在底下。我花不起時間瞎鬧。」

「這不是瞎鬧，」瑪莎按住他的肩膀，嚴厲地說，「這是防空演習，同志！」

司机斜了她一眼，歎了一口氣，坐下抽開煙了。

「同志，這兒不許抽煙！」瑪莎厲聲告戒。

他憤憤地扔掉紙煙，用腳踩熄。

警報解除了。燈突然亮了。街上的時鐘指着十二點半。瑪莎穿着平常的衣裳，在路燈照耀下的空寂的街道上跑着。

她跑到郊區電車的終點站——一座不大的候車棚和一個軌道轉盤。候車棚裏黑洞洞的。清潔員正打掃着石板地面。

「去金岸的電車走啦？」

「走了，」清潔員回答，一邊把笤帚放到水桶裏去浸濕。

「最末一次？」

「最末一次。」

瑪莎茫然走開。

空無人跡的廣場。遠處一輛「塔克西」的發亮的標誌隱約可見。瑪莎從破舊的手提包裏掏出錢袋，數數錢——一共有九個盧布。把錢攥在手裏，她猶豫地朝「塔克西」走去。她問：

「金岸去不？」

「坐吧。」

瑪莎拉車門的把手。把手安得不牢，被她一把拽了下來。瑪莎惶恐地望着司機。他倒好像沒有看見什麼。於是瑪莎連忙將把手安回原處，便溜開了，一邊還提心吊胆地斜眼望着司機。司機叫住她：

「同志，您怎麼回事？我已經開了計數錶了。」

她回來，小心翼翼地打開車門，坐好，車子開走。

汽車是敞篷的，迎面立刻颳起一股勁風。計數錶滴嗒滴嗒地響了起來。很快就超過了三個盧布。司機回頭問：

「您到金岸街裏？」

原來這司機就是她帶到國防航空化學建設後援會急救室的那個人。

「哦！是您！」司機說。

「是我……」瑪莎慌張地說。

「夜間跑郊區車錢加倍，您知道嗎？」他刻板地問。

「好吧……」瑪莎瞥了計數錶一眼，再數了一遍攥在拳頭裏的鈔票。

可是計數錶不斷滴嗒滴嗒地响着。這還不算，出了城區，司機又開足了馬力，錶面上的數字像是發了狂。四盧布……五盧布……

「喂，同志，」瑪莎瞥不住了，「能不能怎麼樣……不要這麼快。不然這個計數錶……」
「這算快？」司機冷笑了一下說。「瞧，現在才叫快了。」

最高速度。五盧布……六盧布……

「同志！」被顛得东倒西歪的瑪莎抱怨地叫。「這樣走我吃不消。」

「我不這麼走不行。就這已經被您耽誤了五個鐘頭啦。」

「你这个同志真奇怪！」瑪莎抓住汽車的側壁，大聲說：「這怎麼能怪我？目前這樣的國際形勢，咱們每個人都要……」

「謝謝，」司機冷冰冰地說。「報紙我在早晨讀，現在是夜晚。」

七盧布……八盧布……

「你提這事，」司機說，「如果認真地說，打起仗來，也是我們男人去拚。你們還不是坐在家裏。明白啦？」

「停！停！」瑪莎失聲叫起來。

車猛然煞住。

計數錶上出現了數字：「九」。

「什麼事？」司機問。

「我下車。」

她下了車，把捏成一團的票子交給司機。

田野。漆黑一片。

「到金岸還有六公里，」司機說。「我把您說惱了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那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我沒有多的錢了……」

「噢，」司機說。

瑪莎沿着大道走去。司機望了望她的背影。然後踩了一下油門，趕上她，和她並排走着。

「您一個人怎麼走呢？不害怕？」

她猶豫地回答：

「不……不害怕……」

「不害怕才怪！」司機說。「咳，見鬼！我也沒有錢，不然我可以把您送到……」

誰也不講話了。他仍舊開車跟着她。

「到底怎麼辦？」他說。「也許您在城裏有地方可以住一宿？我反正是要回城的。」她考慮起來。

「我可以在克拉瓦那裏過一宿。」

「克拉瓦就克拉瓦。坐上。」

「多謝啦。」

他們又乘着車走了，這次是朝相反的方向。

田野，土房，寥寥的灯火，涼風。迎面馳來一輛汽車，眩目的車燈一閃而過，在黑暗中消失。

他們並排坐着。

「您不回去，家裏人不着急嗎？」司機瞧了瑪莎一眼。

「不，我一个人住。」

「在金岸？挺無聊，是吧？」

「為什麼？」瑪莎回答。這時候她已經定下心來，很樂意聊聊天。「白天工作，晚上學習。」

「在哪兒學習？」

「醫助訓練班。」

「工作呢？」

「在郵局工作。克拉瓦也在那兒工作。克拉瓦，還有維拉。」

「要好的朋友？」

「挺要好的。克拉瓦是個很嚴肅的姑娘。維拉很漂亮。」

「你呢？」

瑪莎想了一想說：

「我嗎——什麼也不是。」

兩人笑了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瑪莎。」

「我叫阿廖沙●。索洛維約夫。我們認識一下吧。」

● 阿廖沙、阿廖申卡、列施卡、阿廖施卡都是阿列克塞的爱称。——譯者